

《玛丽的遗书》

王晶

一部舞台剧最终抓住我的还是她的气质，《玛丽的遗书》具有“诗”的气质。



放眼望去，舞台上零星地散落着生活的痕迹：座椅、长桌、木梯、水桶、盆罐、鸟笼、带有荆棘的铁丝，以及悬挂于半空的枯树，平整地没有任何缝隙的天幕充当着最恰当的底色。这像是一幅绘画作品，一个粗砺的生活画面就这样被暂停下来，然后被装裱起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才慢慢进入了一个女人胆颤心惊的内心。你可以想象圣母玛利亚，若去掉“圣母”二字会是怎样的光景吗？



布克奖获奖作品科尔姆·托宾《玛丽的遗书》描述一个千疮百孔的玛利亚，而非那位端坐高堂的圣母，他呈现了一位母亲所经历的脆弱，她试图将儿子的出生、遗失、流浪、死亡的片段缝合在一起。作为崇拜和祈祷的对象，她是天主教里不可或缺的妆点，但在马可、马太、路加、约翰福音中，她却是重要的缺席。托宾将这个“缺席”放大，将彩绘般、符号性的肖像拿去，塑造了一个经历着生活、爱情和苦难的女人，她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。这里充满了脆弱和痛苦，以及一个母亲的无奈。但，这个晚上我读到的更多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感。

科尔姆·托宾将他的短篇小说改编成舞台剧，德博拉·华纳（Deborah Warner）执导，近日上演于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。暗场前，观众被邀请到舞台上，玛利亚披着那件熟悉的长袍，一头短发，穿着粗砺的皮靴坐在那里，手臂上落着一只秃鹰，她看上去更像一个战士。场铃渐起，舞台上的观众慢慢散去，她脱开包裹在外的风衣，露出故事中的人物，一个疲惫的女人。这是一笔非常机智的导演处理，在进入这个颇有力度的故事前，舞台与观众先开始了一场互动，让我们也走进了伯利恒，耶稣出生的地方。



爱尔兰的大戏骨菲奥娜·肖(Fiona Shaw)担纲这部独角戏。她的身体语言，以及略微沙哑的音色诠释着托宾笔下那无法言说的痛苦。她平静地讲述着儿子的故事，十字架上的受难本已是苦难，但儿子的重生就更是雪上加霜的痛苦，她将这种痛苦逐层铺排在表演的层次里，无处不在的人性迅速征服了教条的历史课。

充满诗意的空间设计是一精彩之笔：开放形的舞台空间，沉静秃鹰，悬吊的枯树，散落的生活物件，搭建了一个充满事件感的空间。靠近舞台上场门处，

一个大约 2 米见方的水池，像一口井，当一颗鲜活的树苗从水池中升起时，像是给了这部戏一口的呼吸。



被誉为业界灯光皇后的美国设计师詹尼弗·蒂普顿 (Jennifer Tipton) 将灯光的运用至炉火纯青的境地。灯光是一种色彩，更是一种情绪，一个独属伯利恒这座城市的颜色，犹如沙漠中的那轮白日。灯光更有高潮，极度地展现在玛利亚描述儿子被钉上十字架的时，舞台背景区从殡葬的黑色逐渐过度到白色的处理。



如果说感觉到时间在身边流动，那是因为声音此刻就是鲜活的语言。声效的设计，让我置身在这位母亲生活的时代，远古的时间就在身边划过，像是一笔电流，转瞬即逝。一部戏就这样不慌不忙，运用精准的语言去呈现一个人物、一段故事，有关人性的种种，平静的表面下，均见力度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“诗”的气质。